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六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六

孟子　上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以得人心為本而先舉天時地利之不足恃者言之也孟子曰自古人君保邦制勝不可少者其術有三一曰天時干支時日占候吉凶是也一曰地利山川城隍設險守國是也一曰人和上下相親民人愛戴是也自我論之天時乃適值之會地利有可據之形天時不如地利地利猶虛設之形人心乃固結之本地利又不如人和何以見天

時不如地利有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地雖至小然或敵人環向而攻不能勝者有之夫以環而攻之之久豈無值天時旺相之日而卒不能勝者則氣數難盡憑而形勢為有據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有如強敵來攻我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且城池中之兵甲非不堅利米粟非不饒足然衆叛親離一民不肎效死舉此四者棄之而去險固雖在孰與君共守者則民心既渙散而地勢無常險

也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知失人和非獨天時無用地利亦無用得人和則天有時人即乘之地有利人即據之二者又俱興王之藉矣況時不時在天利不利在地人之和不和則在我奈何舍其可必而反求其不可必者乎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

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二節書是極言人和之效以見得人心不可無道也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然則有國者所急孰如人心哉故曰封疆所以域民然域民實不在封疆之界山谿所以固國然固國實不在山谿之險兵革所以威天下然威天下實不在兵革之利所視者人心去就何如耳果能得其道則羣情愛戴自然親上死長争先效力而助之者多矣若一失其道則衆志

乖違自然上下攜貳各不相顧而助之者寡矣極寡助之所至雖其親戚無不離心離徳相率叛之况其遠者乎極多助之所至雖天下至廣無不聞風慕義翕然順之况其邇者乎如此而有時用兵以行攻討之事則是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不戰則已戰則安有不勝者又何待乎天時地利哉蓋民心之去就國家之勝敗存亡即決於此孟子此言雖為戰國時君發實萬世有天下者之龜鑑 取天下固

在得人心守天下尤在得人心然人心不可以美言市不可以小數結確有其得之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用人行政總不出乎此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

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一章書見孟子守禮自重之意而其門人子弟皆不喻也孟子在齊國居賓師之位未嘗食祿為臣齊王待孟子與孟子自待其禮自與臣下不同一日將朝齊王齊王不知使人來曰寡人欲就見夫子偶有寒疾不可以風詰朝將視朝不識夫子惠然肯來使

寡人一見乎齊王不肎就見孟子使人相名直欲以
臣禮屈之矣孟子不欲應其名復不欲斥言其非故
權辭應之曰不幸亦有疾不能造朝又恐齊王不悟
以為真疾次日遂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
丑疑而問曰夫子昨以疾辭今日出弔毋乃不可乎
孟子曰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故可以出
弔如之何不往哉孟子出弔之後齊王使人問疾醫
來診視孟子之弟仲子自以己意對曰昨者王名夫

子適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恐違王命趨造於朝不審已至否乎孟仲子既以此言復使者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夫孟子為賓師禮不可名有難於自言者故借出弔一事微露其意庶幾齊王聞之翻然覺悟悔其來召之非乃一不喻於公孫丑再不喻於孟仲子及門子弟尚且如此何況齊王哉總之上之待下與下之事上皆不可不各盡其禮後世有臣無賓師君曰尊臣曰卑臣

下之能如孟子守禮者益少故必君以禮待其臣然後臣能以禮自待此孔子之告魯公必君使臣以禮而後臣事君以忠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自言敬王之大以曉齊臣也景丑氏齊大夫孟子辭疾出弔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真疾耳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失孟子之本意矣庶幾猶可藉景丑氏以達之齊王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不喻其意而責孟子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道之大倫也父子情親則以恩為主至於君臣分嚴則以敬為主丑

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孟子因曉之曰惡子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敬不在趨承之小節而在陳納之大端今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知仁義之為美其心以為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誠不敬之大者矣夫所謂仁義者即堯舜之道也我平日所進說於王者皆堯舜脩己治人之道一切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相戾者不敢以陳於王前蓋望王之為堯為舜而不欲王苟且以圖治也齊

人孰有如我敬王者乎而奈何以不敬加我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曽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二節書是因齊臣疑不赴召之非而言召見者之慢德也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故不以趨命為敬而以陳善為敬景子不知而終以臣禮責之曰否吾謂子之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曰人子承父之召則唯而無諾人臣當君命來召則不俟駕而行今子固已將朝也聞王命來召而遂不果朝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以是為不敬也孟子曉之曰我之意豈如子之為是言與曾

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非有加於仁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非有加於義也吾於彼更何慊然未足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人皆以為尊者有三爵位顯榮其一也年齒高大其一也道德隆盛其一也朝廷之上以貴治賤莫如爵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至於輔理一世而致乂安長率萬民以起教化則莫如德夫

所謂德者即曾子所謂仁義也所無慊於晉楚之君者也惡得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二哉王之召我宜耶否耶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此二節書是舉古君臣以明不召見之義也孟子曰

我謂王之不當名我者豈自為尊大乎葢審乎人臣以身輔主之原非徒恃勢位者之可與圖治耳故從來將大有作為之君必虛己下士而有所不名之臣如於朝野大事欲有所商確則往駕而就之何古之人臣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如是哉誠以其君尊奉其德愛樂其道如是而後求治之志切任賢之心誠乃可與有為不如是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為也自古大有為之君成王業者莫如湯成霸業者莫如桓

公而其所不召之臣則伊尹與管仲是也湯之於伊尹能尊尹之德樂尹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為相而臣之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身任而與湯為之遂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能尊仲之德樂仲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為相而臣之故九合一匡之事管仲身任而與桓公為之遂不勞而霸然則欲致王霸之業者舍尊德樂道其安從哉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名管仲且猶不可名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此二節書是言時君不足有為而處賓師之位者必不可名也孟子曰湯與桓公所由成王霸之業皆以尊德樂道之故今天下土地相類德教相等莫有能創建非常而超出乎時君之上者此其故可知矣無他列國之君大都以富貴驕人而不能屈已下士彼奔走順承為我所教誨者則好以為臣焉彼道德自

重為我所受其教誨者則不好以為臣焉此所以無不名之臣而不得興王致霸以至終莫能相尚也然則君之於臣獨奈何以名為其事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一皆學焉而臣不敢名之來見夫所以不敢名者以其不可名也伊尹為元聖其不可名宜矣若夫管仲一霸者之佐耳且猶不可名而况其德其道更不屑為管仲者乎可無慼乎不赴王之召也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但可就見而不可

以名見故孟子始而辭疾繼而出弔繼而宿景丑氏反復論辯無非明不可名之意信乎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辭受各當於理也陳臻孟子弟

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鎰二十四兩陳臻問於孟子曰大凡餽同則辭受宜無不同前日夫子在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及在宋餽七十鎰而夫子受之及在薛餽五十鎰而夫子又受之若以前日不受齊之餽為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非也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為是則前日不受齊之餽非也均之一餽也而受不受既殊則是與非存焉竊以為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辭受何常在審乎理而已理所當

辭是以辭齊之餽而不受理所當受是以受宋薛之餽而不辭要之皆不失為是者也予何以異同為疑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三節書言在齊宋薛所處不同故辭受各異也孟

子曰我謂辭受皆是何以言之當在宋時予將有遠方之行凡交際之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道途之費宋君致餽之辭曰餽我以贐則是餽為遠行而設也予何為卻之而不受當在薛時予適有戒備之心凡賢者居人國則國君保護而周給之使無不虞之患薛君致餽之辭曰聞有戒心故其時為兵餽此金則是餽又為戒心而設也予何為卻之而不受若於齊則於遠行戒心之事皆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

是以財貨結之也衆人動於利欲不免為貨所取致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為貨所取致乎然則受者固不可為非而不受者又安可為非是哉孟子於辭受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凡君子立身之大節可槩見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此一章書見君臣當各盡其職也孟子在齊適徃平陸邑中見年歲饑荒百姓多死亡流散因謂其治邑之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假若子之執戟而出之士當行師之時一日間三次離失其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之誅法所不宥何待於三孟子直責之曰官之有職猶士之有伍然則子之失職一如士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設官分治必使

民得遂其生得安其業而後可以告無罪於君焉今凶年而水旱疾疫之交作饑歲而稻粱黍稷之不登子之民老羸展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而之四方以謀食者不知其幾千人矣為民牧者不能恤民而使一至於此其曠廢職守與失伍何以異乎乃距心猶不知而自諉曰夫身為民牧豈不以軫恤民艱為事無如欲發倉廩有發之者欲緩征輸有緩之者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專為也何獨以為距心罪耶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二節書見孟子一言能使齊君臣皆自知其罪也孟子因孔距心之諉罪而更責之曰子以事由君上不得自專遂以此諉罪豈受托之道乎今設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人牧養者則必向彼求畜牧之地與餧飼之芻然後可身任其事其或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以此牛羊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視其死而悍然不顧與子之為王牧民亦猶是也殆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由是距心曉然曰始而不求所以養之繼而不知以身去之此則距心之罪也孟子欲以警醒齊王故他日見於王曰凡人之失其職而不知者比比也王之為治於都邑者臣素所識知有五人焉五人之中

能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即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悉為王誦述之亦庶幾與王之覺悟耳王果自任其罪曰人君能愛養斯民則臣下之奉行自力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由寡人之罪也齊君臣聞孟子之言而無不知罪如此宜可以興道致治矣然終不能改惜哉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

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進退久速各有其道也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掌刑之官孟子謂蚳鼃曰人臣處疏遠之地則嘉言難於上達子之辭靈丘而請為士師實於理近似也為其為近臣而可以諫刑罰

之不中也推是心也宜其即有所建白而不待於遲
久今在位既數月矣其於刑罰之得失當亦聞之熟
矣豈其一一皆中而未可以言與蚳鼃激於孟子之
言乃進諫於王而王不能用遂致其為臣之職事而
去齊人有譏孟子者曰當言而使之言當去而決於
去所以為蚳鼃則善矣至於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
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何其明於為人而闇於自為乎
孟子弟子有公都子者述齊人之言以告孟子曰進

退之間自有當然之理吾聞之也人臣於兵刑禮樂各有專司是謂有官守者惟盡其職乃可居其官若受制於君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於利害得失皆許入告是謂有言責者惟行其言乃可任其責若見阻於君而不得行其言則去蚳鼃有官守言責者諫而不用其去宜矣我於齊既非以官為守又非以言為責者也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豈不綽綽然寛舒而有餘裕哉安得以蚳鼃之去而遂議我之不去

也孟子於齊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禄故其言如此蓋於去就之間審之有素豈齊人所可妄議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也蓋齊下邑王驩齊之嬖臣孟子於齊雖不受禄而嘗受客卿之職適當

滕國有喪齊王使孟子往弔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為副使以輔其行宜於禮儀之事不能無兩相計議矣乃王驩朝暮進見由齊至滕之路去而復反終未嘗與言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豈不以王驩非可與言之人而拒之哉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勢分相懸或周旋未久則兩情未洽而言有難盡大夫而攝齊卿之位其位不為小矣自齊以適於滕之路其路不為近矣卒之從往以及於反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孟子有難以顯言者乃婉辭答之曰使事有失不能不與之言夫彼從行之有司既或治之而得其宜矣予尚何復與言哉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觀孟子所以待王驩者其即孔子之所以待陽貨者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自盡其心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孟子在齊有母之喪從齊歸葬於魯仍反於齊而止宿於齊之嬴邑充虞問曰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虞董治作棺之事其時喪事嚴迫虞有疑而不敢請問今願竊有請也所用之木若似乎太美然未知夫子何心而如是其過厚也孟子曰喪葬之從厚本之先王之制非自今日始也上古

法制未備凡為棺槨無一定厚薄尺寸之度中古時

周公制禮棺木以七寸為凖棺外之槨亦與相稱自

天子至於庶人共之非直為觀視之美也必如是堅

厚而可以歴久遠然後於人子之心為稍盡耳何疑

於木之美也

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此三節書申言送終之禮宜從厚也孟子曰吾之所以美其木者何哉人子於喪葬之禮孰不欲厚於其親使此心愉悅而靡有遺恨然有分所不得盡則限於法制而不可以為悅力所不能強則屈於財物而不可以為悅若使法制之所當得而又財物之所優為古之人皆用以厚葬其親吾非人情乎何為其獨不然且為死者與土相接求其附於身者堅厚久遠無使土得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

憾乎苟得盡其心而不期自盡是為天下愛惜物力而薄於吾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為惜此天下之物而儉於其親然則吾之美於其木蓋考之古制度之人心合之君子所以待親之道而有不能自已者而非為過舉也可見人子於喪葬之際設不能自盡其心即有抱恨無窮者而忍云儉與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以義興師也燕王子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齊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於是沈同遂以其私意問於孟子曰以燕之亂可舉兵伐之與孟子據理斷之曰可諸侯土地人民雖傳之先君實受之天子非奉天子之命子噲不得以燕擅與諸人子之亦不得遽受燕於子噲與者受者俱不為

無罪也譬如有仕宦者於此而子悅之不請命於王而私與以吾子所食之祿所居之爵夫彼從仕之士亦未膺王命而私受祿爵於子揆之於理其可乎燕君臣私相授受何以異於是以彼無道之國而興兵問罪誰曰不宜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此一節書見伐國者宜奉行天討也孟子答沈同之問亦就燕論燕而非勸齊伐燕也及齊人伐燕或人以討出孟子乃問曰齊之伐燕聞夫子實勸之有諸孟子曰未也其謂我勸者亦有由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君臣私相授受亂常已甚伐之何疑彼遂以吾言為然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天討而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人者死殺之何疑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國法而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今燕有可伐之罪而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猶以燕伐燕也何為勸之哉由此觀之征伐之道在順乎人心以合乎天意則正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

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觧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見人臣當勉其君以遷善改過也齊取燕

之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由是乃畔齊王曰吾於燕人之畔始信昔日孟子之言果為不謬今殊覺見之而有愧焉此固齊王悔悟之心正可與為善之機也齊大夫有陳賈者乃為逢迎之說曰王無以此為患焉請問王自以為與古周公孰仁且孰智齊王曰惡我安得與周公較是何言也陳賈曰王之重視乎周公重視乎其仁智耳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殷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成王初年管叔與武庚同謀

畔周假使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陷管叔於死而不仁也假使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無先幾之哲而不智也仁智周公猶未之能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為王鮮之王何慙之有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古之大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管叔與殷武庚畔周有是事否孟子曰然陳賈曰周公先知管叔之將畔而故使之與孟子曰以理斷之必不知也陳賈曰周公為大聖人

宜其於仁智兼盡而無有過矣乃猶不知而誤使管叔然則聖人且未盡善而有過與陳賈言此葢特為齊王觧耳孟子曰聖人雖若有過不知其為天理人情所自至而非猶夫人之過也周公於管叔為弟管叔於周公為兄以愛兄之心為任使之事詎忍逆探其兄之姦而棄之耶周公之過不亦所當得者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此一節書責陳賈導王文過之非也孟子責陳賈曰人孰能無過而所以處過者古今人不相若也古之君子設或有過則改之以即於善今之君子設或有過則順之以遂其非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不事掩飾如日月之方食而民無不見之及其改圖復於無過如日月之復明而民無不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已又從而為之說辭以著其有餘而掩其不及此

古之君子所以雖有過而不害於過今之君子所以一有過而終溺於過也然則愛人者可不以古人期之而乃教以今人之所為哉蓋人臣事君當以陳善閉邪為心彼陳賈者為君文過適陷君於有過耳豈愛其君者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

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此一章書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也孟子為齊卿久之而道不行乃致其卿位而歸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願一見而不可得及既至吾國得侍髙賢之側非特為寡人所心喜凡同朝諸臣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能有為棄之而歸此别之後不識尚可繼此而來使得復見否乎孟子對曰繼

見之期不敢請於王耳然固所願也孟子之去志已決王意以為猶可復留故他日王謂齊臣時子曰孟子之決於去毋亦謂我恩意之未至乎我今欲於當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其從遊之弟子養以萬鍾之祿使上而在廷諸大夫下而在國之民人得親炙其輝皆有所尊敬而以為法則子盍為我言於孟子備悉予懷未必不可以復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

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此二節書以意不在祿養曉門人也時子奉齊王之命乃因孟子弟子陳臻以轉告孟子陳臻遂述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以義不可留而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曰時子言王之所以留我者誠有如是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王之留我以萬鍾殆欲留之而因以富之也如使予欲富向者為卿時辭十

萬之祿而今受此萬鍾之養何其不權於多寡之數也是為欲富者之心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此二節書喻言道不行而受餽者近於趨利也孟子

曰若使既辭其祿復受其餽是不得於彼而又求得於此誠有如季孫之所譏矣昔者季孫嘗曰異哉子叔疑使已居位為政至不用於君則亦退而已矣又必多方使其子弟為卿此其心未嘗一日忘情於富貴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失諸已復求得諸子弟一若有獨擅之龍斷而盡其營謀者焉其譏子叔疑如此我今不當以此為鑒乎所謂龍斷者何也古之為市者百貨交集彼此互市以

有易無有司之官不過平其物價息其爭訟以法治
之耳有賤丈夫焉貪得無厭必求罔龍之高處而登
之以左右顧盼既欲得此又欲取彼罔羅市中之財
利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其稅後世征
取商人之制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
我苟辭十萬之祿而受萬鐘之養幾與龍斷無異其
為貽譏後世當不獨一子叔疑矣蓋君子之用世為
行道計非利之可誘也齊王以萬鐘留孟子豈所以

留之之道乎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此一章書見留賢在得其道也孟子以道不行而去

齊止宿於齊西南之晝邑其時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為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留之之意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而卧一若無所聽聞者於是留行之客不悅曰弟子齊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卧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再見矣孟子曰坐我明以告子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所以待之者若何耳昔者魯君繆公深知子思之賢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於其側此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

乎子思之側將誠意無由而達則何以安子思至泄柳與申詳皆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常有推賢薦士之人為之維持調護於君側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乎繆公之側將禮意有時而衰則何以安其身令子之留我果其出自王之命無異繆公之所以待子思我安敢不應子乃自欲為王留我所以為長者慮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是子先絶長者乎是長者先絶子乎何其不一審於古來留賢之道

耶我之臥而不應實子之使然耳葢孟子之德無愧

子思齊王之待孟子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而又

無齊之賢臣維持調護於王之側則孟子豈能久於

其國哉故好賢之思君臣所當各盡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

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高子

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欲行道以安天下之意其惓惓不忍去齊者非世人之所得知也孟子因道不行而去齊齊人有尹士者向人譏孟子曰士君子去就之間最宜明決今孟子之至齊若不識王之不能為湯武則是無知人之明也知其不可有為猶且至於齊國則是志在利禄干求恩澤也千里而来見王不遇而去則宜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矣乃遲遲其行三宿而

後出晝是何依違於進退之間而濡滯不決也尹士誠有不悅於此者矣孟子弟子有高子者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人之去就各有深心夫尹士焉能知予之心哉千里而來見王志在行道若王能用我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是予所深願也至不遇而去豈予之初心哉道既不行位不可苟不得已而後去耳蓋聖賢處世上而憂天下而憫人皆出於不得已之心雖明決乃去就之理而委曲實行道之心豈世人

所易識者哉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四節書見孟子惓惓濟世之心也孟子曰夫尹士

之譏予者以三宿而後出晝謂之濡滯然予之心猶以為速蓋予之望於王者猶庶幾其從容悔悟而改之也王如悔悟則將以王道為可行以予言為可信必將追予而反之矣至出晝而王不予追是王之心終不悟矣予然後歸志始決浩然長往然予雖決去終豈能舍王哉蓋由王之天資樸實可以引而為善若能用我使大行其道豈徒齊國之民安天下之民皆藉以治安王庶幾其能改而悔過乎予方日望之

而豈能終舍王也蓋我為世道生民計必圖其大者遠者世有規模狹隘之小丈夫一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怒悻悻然不平之氣見於顏面去必窮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此等之人但知一己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意予豈肎以此自處哉尹士聞孟子之言始悟其失曰士誠小人於君子用世之心未之知也蓋有為之主不世出孟子之所以惓惓於齊者以王之天資髙可與為善齊大國可藉以安天下之民誠用孟

子則王道可行王業可致當日所以屬望之滐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乘時行道以道不行而憂也孟

子不遇於齊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弟子充虞途間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顏色若有不悅者然昔日虞嘗聞夫子之言曰君子處世雖不得於天亦不怨天雖不合於人亦不尤人今何為而不豫也孟子曰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蓋彼乃講德論學之時以樂天為要彼一時也此乃憂天憫人之時以濟世為心此一時也嘗歷覽前代大約五百年天運循環必有繼天立極之聖人受命而興然

大業不能獨成必有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之人為之輔佐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武皆是如此今由周文武以來七百有餘歲以五百年之期揆之則已過矣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撥亂返治其亦可矣此時而不能有為何能免於不豫哉然世之治亂在天我之不遇天或者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不可知者聽之於天有可恃者信其在我亦何為而不豫哉蓋天

為斯民而生聖賢其欲治安之念不能一日而忘然憂世之心雖潑而樂天之誠未嘗不自得也終其身惟斯道斯民是念而已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不受齊祿之意孟子在齊雖居卿位而未嘗受祿蓋志在行道而非利其祿也去齊之

曰至於休地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今但仕而不受祿古道為然乎孟子曰仕不受祿非古道也我之所以不受祿者蓋自有故當日初見齊王於崇言論之閒已知其不能行吾道退時即有去志不欲自變初心故不受其祿為實不欲留也然所以不能即去者適遇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被兵難於請去不得已而久留於齊非我之初心也我之不受祿之故如此蓋孟子志行王道而齊王意在

富強故始見即不能合後雖惓惓於齊而去就之見

未嘗不早決也

乾隆御覽之寶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七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七

孟子上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此一章書是孟子闡明性善以見堯舜人人可為也

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奉君命而使於楚時聞孟子在

宋先過宋而見孟子其急於見賢如此孟子與之言論惟發明性善之旨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至精至純本有善而無惡在聖賢不加益在凡庸不加損當時性學不明遂疑聖賢難至故孟子從源頭上闡發特舉以告世子以勵其希聖希賢之志而又必舉堯舜以實之堯舜雖千古至聖亦不過充極其性善之本然非於性之外有所加也知性善則堯舜人人可為之説益信矣知堯舜人人可為則性善之旨益

明矣門人不能詳記其言而約畧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三節書是言道無二致勉世子以有為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蓋當時不明性善之旨皆疑聖賢

為不可企及世子聞孟子之言未能無疑故反而求
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性善之言乎夫率於性而為
道堯舜此道凡人亦此道無分於賢愚無殊於今古
道一而已豈外此而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乎試以古
人之言觀之成覸謂齊景公曰今人一言聖賢便以
為難及不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性本無殊但能奮
發則可以齊量吾何畏於彼哉顏淵曰稱至聖者莫
如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同賦此性但能孜孜有為

則帝舜亦非難至公明儀曰周公有言吾事事取法文王文王即我師也葢性分相同則師法不遠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可見古今更無二道聖賢止在力行世子可無疑吾言矣勿謂滕小而不足為也今滕國之土地絶長補短將五十里若能有為尚可以為治安之國但顧其勵精何如耳書經說命之篇有曰苦口之藥非瞑眩不可以攻疾喻人君非自強不足以圖治豈可以弱小自諉而不以聖賢為法哉孟子道

性善遡聖賢之原也稱堯舜立聖賢之準也而求至於聖賢之域者則莫大於有為蓋能有為則堯舜可至不能有為則不免於庸人總在力行與不力行之間而已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此一章書見親喪之貴於自盡也滕文公為世子時聞孟子之言有所開悟一旦遭父定公之喪謂其傅然友曰昔者我於宋見孟子聞其性善堯舜之言至今不能忘於心不幸有親喪大故正人子至情所發人生大節所關吾欲使子問於孟子求其指示然後

行事庶免悖禮之失也是時孟子在鄒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今者喪禮久湮諸侯莫能復古世子獨以此為問不亦善乎夫執親之喪乃人子之至情悲哀眞切非自外至但期竭盡已心無使虧欠而已曾子曾有言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服勞奉養事之盡其禮殁則棺衾含殮葬之盡其禮禴祀烝嘗祭之盡其禮可謂孝矣此泛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若諸侯居喪之禮吾未之學也然禮之大經所在千古不

易者亦嘗聞之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故所
行者三年之喪所服者齊衰麤布之服所食者飦粥之
食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所當行無貴賤之分也三
代共由無古今之異也世子亦遵此而行之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
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此二節書是滕諸臣不能從古禮而孟子勉世子以自盡也然友以孟子之言復命於世子於是欲定行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湮難於遽復滕之父兄百官

皆不欲行曰滕與魯皆為姬姓魯滕之宗國也宗國先君未嘗行此滕之先君亦未嘗行此至世子之身而復行古禮毋乃不可乎且志書有云喪祭之禮皆當遵從先祖其意以為先祖所行之禮傳受已久不可改也滕之父兄百官不能遠追周公制禮之意而但舉後世失禮者以為言可見當時囿於習俗之深而不能復古如此世子不以咎人而止以自責謂然友曰吾昔者未嘗勤學好問但馳馬試劍平生不足

取信於人今也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以我為是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為我復問孟子如何可以服人心而成大禮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古禮驟復人心未信是則誠然親喪大事惟在自盡其心以感動乎人是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有言曰君薨則為嗣君者以百官政事聽命於冢宰自食飦粥哀戚之容見於顏面而其色深墨即喪次之位朝夕哭泣是時百官有司莫不感動而哀

痛者人君先以至情動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而下人之效法必有甚於在上者君子之德譬之於風主乎倡者也小人之德譬之於草主乎應者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理固然也以孔子之言觀之亦在世子之自盡其哀以感動乎國人而已豈以人言為可否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悦

此一節書見世子能盡禮以服人也然友復以孟子之言反命於世子世子聞之曰孟子之言誠然送終之禮惟在自盡其心而後能感發乎人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於中門之外不發命令是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咸稱知禮及至葬時四方之人皆來觀瞻世子顏色憂戚哭泣哀痛凡諸侯來弔問於滕者莫不悦其盡禮相與歎服焉世子之能自盡親

喪如此可見天下無不可復行之古禮無不可感動之人心始疑之而終信之是即性善之一徵與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民事乃國之根本宜法古井田

之制以為養民之善經也滕文公以禮聘孟子至滕
因問以為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小民農田耕種之事乃國家之本計所關不可視為
緩圖而不為之經理區畫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有
云田家勤苦常無暇日晝也則取覆屋之茅宵也則
製繩索之具急升屋而治之来春則始事南畝播厥
百穀無暇治屋矣可見小民終歳勤動無一時不念
及於稼穡如此人君可不以百姓之心為心乎以百

姓之心為心是莫先於制民之產蓋民之為道也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故有恒產則仰事俯育有所藉而善心以存無恒產則仰事俯育無所資而善心以亡善心既亡則放蕩淫辟邪妄侈肆無所不至而不能免於為非之罪矣及陷於罪而後加以刑罰既不予以為善之資而又重之以為非之罪是猶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也非罔民而何焉有仁人在上作民父母以愛養斯民為心而可以行罔民之事乎則制

恒產以阜民生洵為國之要務矣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三節書見取民宜定制而因以三代制產之法告滕君也孟子曰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制產是以自古賢哲之君必恭以待人儉以制用能恭則接下有禮而以股肱心腹待其臣忠信重祿自不能

已矣能儉則取民有制而以家人一體視其民橫征厚斂自不敢作矣蓋愛民則不得不寡取多取則必至於傷民其勢有不兩立者昔者季氏家臣陽虎有言曰專心為富則必重賦朘民而不能行仁專心為仁則必損上益下而不能致富陽虎本不仁之人意在於為富但就此言觀之而天理人欲之難並存斷然矣然則行仁之主其可不講制民之產與取民之規乎良法美意莫詳於三代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

畝而貢其五畝之租謂之貢法殷人始制井田畫為九區各七十畝中為公田八家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税其私田謂之助法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近郊鄉遂之地十夫共為一溝行夏之貢法遠鄉都鄙之地八家同為一井行殷之助法耕種之時則通八家十家之力而合作收穫之時則計一井一溝之入而均分謂之徹法名雖各異總是於十分中取一也貢乃以下貢上之義其名易曉所謂

徹者當其合作則彼此通融及其收斂則公私均一故謂之徹所謂助者借私家之力以耕公家之田故謂之助三代之田制如此古之取民無過於什一之征漢之文景力行恭儉而府藏充實時免天下田租之半至於三十而稅一厚澤深仁誌美史冊誠為人主者所當師法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此一節書言貢法之有弊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孟子
曰三代什一之征雖同而取民之制則當從其尤善
者古人龍子有言曰治地之法莫善於助莫不善於
貢何以言之蓋年歲有豐歉斯所入有多寡貢法較
數歲豐歉之中而立一定額取之制如遇豐年所入

甚多而粒米狼籍此時雖多取尚未病民乃但取其常數一遇凶年所入甚寡雖供一歲糞田之資尚且不足而必取盈其常數粒米狼籍之時不足見恩半菽不飽之時病民實甚為民父母之人以取盈之故致使小民怨恨愁苦將終歲水耕火耨胼手胝足之所得者不能養其父母盡入於公家而猶不足又加息稱貸以盈其數上廹於追呼下窮於債負老者幼者無以自給轉死於溝壑之中而莫之恤為民父母

之謂何哉可見貢法之病民而助法宜急講也貢法之初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生漢唐以來井田久廢而貢法獨沿所貴為民上者時其豐歉而斟酌損益於其間若必取盈於定額則民間之疾苦幾何不如龍子之所言哉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二節書見世禄與井田宜並行也孟子曰助法之

善公田以頒世禄所以養君子私田以分百姓所以
惠野人是世禄井田原相表裏者也今滕於有功之
臣子孫世世食禄是世禄之制滕固已行之矣助法
其可不做而行之乎勿謂助為商之制而非我周之
制也詩經小雅大田之篇有云田待澤於天天其先
降雨於公田而遂及於我之私田乎小民之咏歌恩
澤而先公後私者如此夫公田之名惟行助法始有
之大田之詩周詩也而亦言公田由此觀之我周盛

時實兼行助法而遵乎商之舊制矣君其可不以昭代為法哉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三節書言教化繼養而興即可以成王業也孟子

曰有國者能制民之產則民生遂而教化可興葢養民教民不可偏廢當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序學校之名義維何教莫先於敬老謂之庠者取養老於學之義也教以納民於善謂之校者取教民為善之義也古者射以觀德謂之序者取習射於學之義也三代相繼各舉一事以為名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此皆鄉學之名也惟建於國中者謂之學王畿首善之地教育天下之人材三代

無異名焉鄉學國學之設皆所以講明人倫之理以化民成俗而已五常之理明於上則百姓自然恩義相維親遜成風而俗美於下矣養民則師商周之制教民則兼三代之規此皆王政也滕國茍能行此一旦有王者興欲脩王政必取滕之已試者倣而行之是為王者師矣豈不澤被天下哉況乎王業亦可自此成矣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有曰周雖創基已久受上帝之命而有天下則維新也此謂文王能行王政

以新其國也可見國無大小行仁則昌子能強勉而力行之亦可以新子之國而成王業矣可不自勉乎哉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此一節書見行井田在正經界也滕文公聞孟子之

言知助法之當行乃使其臣畢戰問井地之詳而欲行之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田之仁政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董其事任亦重矣子必勉力而為之夫井田之義以其疆界詳明不可混淆也故欲行仁政者必自經理其疆界始如田間之溝洫以通水道田畔之道塗以正阡陌又有所封之土所植之樹以定疆理此皆田之界限必先一一經畫之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者無一定之分業豪強者得以兼併於

下而井地不均矣賦之出於田者無一定之額數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禄不平矣是以暴虐之君貪墨之吏欲自便其私必慢其經界而不加整理賢君則必以此為急務焉田之經界既正則分田以養野人無井地不均之患制禄以養君子無穀禄不平之憂可不勞而定矣但在君與子舉行之耳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四節書是詳分田制禄之法也孟子曰分田制禄之常法乃安上全下之良模也滕國壤地雖然褊小必有仕而為君子者焉必有耕而為野人者焉施政教以治人者君子之責也使無君子則誰為勞心以治野人力稼穡以奉上者野人之分也使無野人則誰為勞力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禄不可偏廢今請於野外都鄙之地土壤平衍可為

井田則畫為九區以一為公田使八家耕之而行殷之助法焉於國中鄉遂之内比閭相錯難於為井則一夫受田百畝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而行夏之貢法以濟助法之窮分其田里以惠野人收其賦入以養君子良法行而上下各得其所矣然分田制禄國有常經而加惠推恩尤有當厚仕於朝者自卿以下則位漸卑而禄愈薄恐其不足以養廉也必與以奉祭祀之圭田以五十畝為額此世禄常制之外所

以厚君子者如此耕於野者一夫之外有未授室之餘夫恐其不能相贍也必與以餘夫之田各二十五畝此分田常制之外所以厚野人者如此經制以定其常而恩澤以厚其下是所望於行仁政者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三節書是推言行井田之善而復詳其規制以勉滕君臣也孟子曰井田之法立不止於遂民生而亦可以厚民俗蓋井制既定則民之死而葬者與徙而居者皆不出其鄉一鄉之田八家同井習熟既久而恩義相孚道路出入之間相與友讓可無行旅之憂晝夜防守之時相與輔助可無盜賊之患有疾病則相與維持扶救可無困乏之慮閭閻之間有不雍然和睦者乎至井田之形制則又有約畧可言者方正

一里而為一井一井之田共九百畝畫為九區中一區百畝謂之公田八家各私百畝謂之私田八家各出其力以治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公田既畢而後敢治其私田於通力合作之中亦寓先公後私之意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使明於尊卑上下之義也然井法久湮凡我所言分田制禄之規特其大畧而已若夫其中斟酌損益揆之人情而無不順合之土俗而無不宜使行於古者復可行於今無拘牽之迹

而仍不失乎先王立法之意則在君與子之變通而已矣此章論為國之本計始言恆產之宜制中言貢助之得失定君子野人之分詳養民教民之規末復勉之以酌量時宜潤澤古法民情國計無不畢具誠君國子民者所當究心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

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
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此一章書是舉古帝王勞心之事以闢異端並耕之
說也滕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制時有
許行者託為稱述神農之言以欺世盜名欲阻孟子
之良法而售其異端之學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受一廛之地而
為滕國之民文公因其慕化而來使之處於其國許

行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賤者之服捆屨織席以自供其食以為非其力則不食也其衣服舉動之間已異於聖賢之道矣有楚之儒者陳相與其弟辛負田器而自宋之滕告文公曰聞君行聖人井田之政是亦當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之民而得沾王化焉陳相本誠心慕化非與許行等惜乎其終為邪說所惑耳當日一行仁政而四方之歸往如此亦可見人情之悅服矣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此一節書見邪說之易於惑人也陳相學陳良之學慕化而來乃中無定見而惑於異端蓋由許行託為神農之言足以欺世駭俗故陳相見而大悅盡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從許行之學焉意欲阻孟子分田制

祿之法因見孟子而述許行之言曰滕君在戰國之時能脩復古制誠賢君也然未聞古聖人之大道蓋賢哲之君不以人奉已不以貴役賤與民並耕而自食其力既不廢耕自為饔飱而治百姓復不廢事如此始可謂之賢君今滕之倉廩府庫皆取給於百姓是病民以自養也安得謂之賢君哉許行既不明於治天下之大道陳相又從而述之並耕而食亂貴賤上下之等蓋亦不自知其言之陋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此一節書是詳詰異端之説以為致辯之地也許行之言以為人君當以耕而兼治此理之必不可行者孟子欲辯其非而先就許行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

後食乎陳相答曰然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曰不然許子所衣者褐也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冠乎陳相答曰冠孟子問曰所服者何冠陳相答曰冠素孟子問曰所服之冠乃自織之者與陳相答曰不然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觀陳相之對則耕之不可兼織也明矣孟子又詰之曰許子何為不自織乎陳相答曰織則害耕故不為也觀陳相之對則織之妨於耕也又明矣此時孟子姑

置勿辯再窮之曰許子之爨也必用釜甑耕也必資鐵器乎陳相答曰然又問曰器物皆自製者與陳相答曰許子不能自為以所種之粟易之覷以粟易之及害於耕之言則耕之不可兼治陳相雖自諱而不能也奈何欲舉以治天下國家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一節書是就陳相之言復詰之也孟子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自養今就許子言之則通工易事許子尚不能免也然則農夫與陶冶各治一事有無相通農夫以其所生之粟易陶冶之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而不為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所成之械器易農夫之粟又以濟農夫之所無而豈為害農夫哉倘以相易為厲則許子於種粟之外何不幷為

陶冶如釡甑耒耜之類止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技藝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若此耶陳相對曰許子既已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皆有妨於農務固不可耕且為也陳相至此其詞已窮許行並耕之說固已不攻而自破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一節書是舉大義以折異端也孟子曰子既知農工之相濟而不可相兼然則治天下獨可與民並耕且以為治與此勢之必不可得兼者也蓋天下大人則有大人之事小人則有小人之事名號既殊職業亦異且就一人之身計之凡服食居處必百工之所為無不備足然後利用厚生俯仰無憾如必自為而

後用之則為農者必兼為械器為工者必兼為播植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休息之期也小人尚不能兼小人之事況大人身任天下之重一日萬幾而謂能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曰天下人各不同或在上而勞心或在下而勞力勞心者立綱陳紀以治人勞力者則受治於上之人焉受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食人治人者則食於下之人焉蓋大人不能自為養小人不能自為治上下相資此自有天下

以來通行之義許子乃欲一旦而廢之乎若知大人勞心之義則滕君之有倉廩府庫信乎不為厲民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治水火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
孟子曰自古聖君賢相歷歷可數從未有與民並耕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方割懷山襄陵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以滋長而日益暢茂禽獸得草木為藪穴而日益蕃殖因此五穀不登而民艱於食禽獸偪人而民更戚於生以至獸蹄鳥跡之道路交遍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當是時堯為天子謹天戒而悲人窮心獨憂之以為天下之患非

可以一人理於是勞心於擇相舉舜而敷治焉舜遂以堯之憂為憂而勞心於任人舜以為欲施治水之功必相度地勢高下辨水之源流分合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横未可用力乃先命益使掌火政益於山林藪澤草木所生之處烈而焚之於是禽獸失其所依皆逃匿而不為人害然後命大禹為司空使之治水禹則以西北之水莫大於黄河隄防障塞皆非至計乃於大河之下流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

漯水與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於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注之江而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南北之水皆有所歸然後不至於氾濫而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勤事於外者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甚矣許行之妄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敎養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復叙堯舜憂民之事曰水土既平地可耕矣於是舜知民之患於阻饑也又命棄為后稷之官使之敎

民稼穡以種植五穀由是民皆習知耕耘收穫之事而五穀成熟天下之民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秉彝之性人皆有之若使衣食飽煖居處安逸而無以為教又將躭於佚樂習為淫侈而其去禽獸不遠矣聖人於是又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有義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内而有别長者念厥弟幼者恭厥兄而有序至於朋友之

交則久要不忘而有信此五者人所共由之道教之以此然後百姓親而五品遜也放勲又告戒之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勞者則當奬勸以勞之歸向於人倫而來者則當誘掖以來之若其立心背乎人倫而邪者則匡之使歸於正所行戾乎人倫而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先之勞來以策其進繼之匡直以救其失正以人性雖同或不能自立不可不扶助而輔之或進脩不前不可不利導而翼之蓋將使優游厭飫

皆自得其本然之性也猶恐其勤於始者偶怠於終又必提撕警覺時時加以曲成之德焉此放勲戒契之言蓋聖人命官敷教叮嚀煩悉憂民之切如此而暇於耕乎觀乎此益以知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此二節書見聖人之憂民以得人為重也孟子曰堯舜之憂民雖欲耕而有所不暇蓋其所以為民者正不必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天下未平任相為要以不得舜為己憂耳在舜則以分猷課績任賢為急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耳故堯得舜則堯之憂舜代之矣舜得禹臯陶則舜之憂禹臯陶代之矣皆務乎其大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而閔閔然憂之者惟農夫則然耳豈君相之事哉是故

憂人之不足於財而分以與之止謂之惠憂人之不進於善而盡心以教之止謂之忠此其與農夫之憂已大不同矣然止謂之惠謂之忠者蓋天下至大百姓至衆分財教善不得人人而偏也惟為天下得人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厚生正徳漸被無窮始謂之仁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是故後世之稱堯舜以為天下大難堯舜能推以與人其事極難而不知自聖人觀之正復易易也惟是為天下得人擇之當

選之公可以付託天下是為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
舜所以獨勞心於是而以為憂也豈若許行之說哉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此一節書是以堯舜用心之大闢許行並耕之說也
孟子曰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為君以天道之至大
而堯能同之天不言而成化堯無為而成治若與之

準則焉且蕩蕩乎廣遠當時之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相忘於帝力之何有無得而名焉又稱帝舜曰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而不以位為樂若與已不相關涉者然孔子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德業既極其盛乃孔子一則稱其則天無名一則稱其有天下而不與豈僅端居淡拱無所用其心哉蓋其時水土未平教養未遂皆必得人以任之憂勤側席惟日不遑此則其用心之所

在也但不用心於耕若農夫之以百畝不易爲憂耳使堯舜亦用心於耕孰與得人任職成此平地成天播穀敷教之事哉觀此則許行之妄不待闢而自明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一節書是斥陳相之倍其師也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妄至此乃責陳相曰許行之學誕妄如此而子乃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亦異乎吾所聞矣夫中國之所以異於蠻夷者以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辨名分正體統尊卑相承貴賤有序耳故吾聞之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使之向風慕化者未聞有學於中國之人而反從蠻夷之教以變於夷者也即就子之師陳良言之陳良楚產固生長蠻夷者也聞中

國有周公仲尼之道心悅而好之乃北遊中國學聖人之道焉凡周公制作之精意孔子刪述之微言皆心傳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學者素志周孔其造詣所至亦未有出於陳良之上而先之者也彼所謂能自振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既數十年矣周孔之道亦且與聞之矣乃於師死之後忽聞許行之邪說而遂倍焉棄前此師承之正而轉從荒誕不經之許行是變於夷也子其甘之乎孟子以此責

陳相其詞切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此一節書是述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以責陳相也孟子曰子忍於倍師殆非聖人之徒矣昔者孔子既沒

門人從遊者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整治行裝將散歸列國入揖於子貢與之辭別相嚮痛哭皆至於失聲然後歸其追慕不已如此子貢尚未忍遽去又反而築室墓傍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又以孔子既往想望其音容而不可復見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乎孔子欲以前日之所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因曾子不從而彊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道德不當論言貌

吾夫子道德純粹如濯之以江漢之水而一塵不染其昭融朗潔如暴之以秋陽之日而一毫無累皜皜乎瑩粹之至天下莫能尚已今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意在尊夫子而擬非其倫反以卑夫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又如此孟子述此而陳相之倍師畔道得罪於名教可知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此三節書皆責陳相之倍正入邪也孟子曰有若似
聖人曾子尚不肎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許行以南蠻
鴃舌之人假托神農誣民惑世本非先王垂教萬世
一脉相傳之道與陳良之誦法周孔者大相懸絕也
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比之曾子之尊信孔子為何
如哉趨舍混淆人而不如鳥矣吾聞詩云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夫以鳥之無知猶能出於幽谷之卑暗遷於喬木之高明人若舍高就卑舍明就暗是人之擇術反不如鳥之擇木也吾未之聞也今陳良誦法周孔許行溺於邪說其為高明卑暗不辯可知倍陳良而從許行毋乃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耶魯頌有之曰周公輔相王室於戎狄則膺而逐之於荆舒則伐而懲之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今許行蠻夷鴃舌叛於聖道子是之學以中國而反

變於蠻夷亦為不善變矣孟子前闢許行並耕之謬後責陳相倍師之非詞嚴義正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即此可見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二節書是因陳相稱許行之治市而闢其背理亂治也陳相聞孟子之言既已無可置辯乃又稱許行治市之說曰並耕而治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採者從許子之道則市無貳賈國中之人不相詐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貿易莫或以之幼小而欺之葢天下之物因有貴賤之分故價直可以增減而爭端易起今不論精粗美惡其價一定如布帛但論其丈

尺苟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但論其斤兩苟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但論其斗斛苟多寡同則價相若屨但論其大小苟大小同則價相若物價定人情安此其善可知矣孟子闢之曰許行欲市價不貳乃混精粗美惡而一之不知天下之物質有好醜工有難易其不可強而齊者固物之情理然也故其價之不同或相去一倍五倍或相去什倍伯倍或相去千倍萬倍子乃欲比合而同之是徒使天下紛紛擾亂

而已何也彼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巨小也若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肎為其巨者哉然則精者與粗者同價則人豈肎為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偽不可除而姦風大長何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無一而可也葢許行以神農始教稼穡日中為市故假托其名以隳壞三代之法非孟子闢之其為害於天下後世者將不可言矣後世治天下者惟取法唐虞三代而已其餘皆不

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墨氏之學也戰國時楊朱墨翟

之言滿天下異端害正故孟子距而闢之以閑先聖
之道彼時有為墨氏之學者曰夷之因孟子弟子徐
辟介紹求見孟子此其向慕正道有逃墨歸儒之機
孟子曰吾固願見夷子奈吾尚病俟病愈吾且往見
之夷子不必來也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今病愈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墨氏不同若不
直言以相規正則吾儒之道不見吾且直之吾聞夷
子乃為墨氏之學者墨氏之治喪其為道貴薄而不

貴厚以天下之故而偷其親者也夷子既為墨氏之學則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道為非是而不貴也貴薄則當從其所貴賤厚則不宜從其所賤然而夷子之葬其親於禮獨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若以墨道為是而夷子何以厚葬其親若以厚其親為是而夷子又何以從墨翟之道學其術而不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葢人子無不欲厚其親夷子雖從墨氏而不肎薄其親是其心必有不安於薄者

故孟子因而詰之以開發其本然之良心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一節書是因夷子之遁辭而闢墨氏之忘本也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尚未開悟乃對徐子曰

墨氏之道雖主兼愛其實與儒道不相悖謬蓋儒者之道未嘗不兼愛也周書有之曰若保赤子夫古之人保民不啻若已之赤子此非言兼愛而何謂哉之意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差等但施之有次第由親而始耳我之厚葬亦欲推厚其親者以厚天下而非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因康誥之語遂欲援儒墨而一之將信以為人之親愛其兄之子就如親愛鄰家之赤

子而無有差等乎若周書之言彼固别有取意爾也書葢謂小民無知犯法皆因上之人失於教養猶赤子匍匐將入井皆因父母失於顧恤而非赤子之罪也故謂保民當如保赤子其或不幸而罹於法網則當推原其所以然而哀矜勿喜夷子乃謂儒者之道無異於墨之兼愛不已過乎且天之生物也受氣成形俱本於父母惟從一本發生故愛親之心得於天性自有不可觧者如夷子之言則視父母與路人畧

無差等是有二本矣以故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

其謬也孟子以此曉夷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葢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此二節書是申明一本之義以感悟夷子也孟子復

謂徐子曰夷子知厚葬之為是而不知二本之為非豈亦未嘗反而求之耶夫人惟一本故愛其親惟愛其親故有死葬之禮試以制禮之始言之蓋時在上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棄之於溝壑他日往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姑嘬其親之膚於是顙上泚然汗出但睨視而不忍正視夫此泚也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哀痛慘怛本之中心而達乎面目有不能自已者也於是悔前日委

棄之非而思後日保全之計葢歸取虆梩反土於其上而掩之使不至為物所殘此後世葬禮所由起也夫此掩覆其親者若以為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掩覆其親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為貴矣若使當日所見者非其親之體膚雖有不忍之念亦不能若是之中心達於面目也豈非以一本之故乎夷子盍反而求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自失有間曰孟子教我矣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墨氏

兼愛之說果不可以為訓也葢夷子雖學於墨氏而仍以厚葬其親其衷必有不安於此者故孟子從良心真切處感悟而觸發之宜其聞言而悔悟也

乾隆御覽之寶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七